

东乡的饼北乡的团

文 秦聿森

过了三月到四月,五月初五就到了端午节。端午节吃粽子,八月十五吃月饼。茶食店也有应时的糕饼卖,端午绿豆糕,中秋节的月饼。但是民间也有家庭在端午节裹粽子中秋节做饼子,这样的家庭更有烟火气。家庭主妇的忙碌是节日气氛的预演,孩子们也就期待了起来。那些年不仅有“年味”,也有节味。老百姓都在努力地过着日子。平时平淡一些,每逢四时八节,积聚出一些力量,把日子过出彩色来。一年一年过出了节奏感。

端午的粽子一定是家里制作的。先买来粽叶,洗干净,然后下锅煮一下。泡在凉水里,用剪刀剪去粽叶嘴子,使叶头宽大且整齐一些。找来麻丝,用来捆粽子。煮过的粽叶变得柔软,且冒出一阵阵的清香,煮出来的粽子也带有粽叶的清香味。镇江靠江,江边的江滩上长满芦苇,叶子长得又肥又大,两张芦叶就可以裹出一只不小的粽子。有的地方芦叶长不到这么宽大,包一只粽子要用四五张芦叶。还有的地方干脆不用芦叶,用竹叶。有一种竹叶叫竹箬,宽而大,嘉兴的粽子就用的竹箬。青竹箬,绿蓑衣,青竹箬就是竹编的草帽中间夹着竹箬。我觉得没有了粽叶味,好像就失去了粽子的神韵。似乎墨描的画忘了著黄染绿,更少点了朱砂。

高桥,在江对过,原来没人称其为北乡。原来的高桥在原丹徒县的北面。现在镇江变大了,高桥就真成了北乡。而且近了,五峰山大桥飞艇而过,几分钟就到了。

芦蒿,也称蒹蒿。到了五月,蒹蒿长到二三尺高,老了,叶子依旧有芦蒿的清香。高桥人捋下叶子,搓揉出碧绿的汁来,拿它和糯米粉,搓揉出糯米粉也是绿的。捏成绿团子,在上面刷一层油,每只糕团下面衬一截碧绿的芦叶,防止它们互相粘连,高桥人称其为“蒿蒿茧”。“蒿蒿茧”不是煎的,实际上是上笼蒸出来的。蒸出来的“蒿蒿茧”软了,黏了,也塌成了饼状,味道却得到了升华。

团,原来是带米字旁的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,团团不分了,字库找不到带米字的团字了。面和粉是有区别的,面是麦子碾的,古写的面带个麦子旁。粉是米磨的,称为米粉。江南的糕团是糯米粉做的,所以都带个“米”字旁。

陈君一直到现在都叫我师傅。一起有四个小孩都一直这样叫,叫了几十年了,颇令我羞赧。我是无以教人啊!认

识他们的时候他们才十八九岁,来我单位学徒,忽忽二十多年矣,如今他们也都四十四五岁了。用他们自己的话说:都老了!被我一阵笑骂。

某年端午节,陈君从高桥家中带给我头二十只“蒿蒿茧”,我是第一次知道镇江的北乡竟有如此江南的食品。陈君的父亲是乡村厨师,他做出的“蒿蒿茧”真香,特好吃,黏糯有味,如果下锅煎一下,炸出硬壳子出来,味道又更胜一筹,也许这就是“蒿蒿茧”名字的来历吧。那些年我嗜黏食,都舍不得分给别人吃。如今居然只敢吃一只汤圆,稍多一点,就会驻食不化。

“蒿蒿茧”带有粽叶的清香,油光闪亮,都成了暗绿色的翡翠蛋。“蒿蒿茧”的馅心多是秧草和肉末。陈君用心,又做了一些川芎末掺肉末的。而川芎的“蒿蒿茧”纯属陈家首创。我如今想起来,仍然齿颊留香。

东乡的大港中秋节做饼,我没有见过有镇江城里人家做的“黏食饼”,这种面饼摆上几天都硬的咬不动。东乡多做烂面饼子。软的,可以卷起来吃。

大姨子五十岁退休,感觉到浑身还有劲,在家坐不住,在港务局上下班的路口摆上了面饼摊。原来过节的吃食她天天做着卖,一时间生意还真不错。

大姨子是长女,端午的粽子中秋的饼,过年的元宵全是她操持的。弄得我家夫人,每到过年过节就把大姨子喊过来包这裹那,她自己不会,只会做馅心包饺子馄饨。能人是笨人的奴。

烂面饼全称“烂面烧饼”,面团和得很软。软到粘手,不停地撒干面粉包饼,擀饼。烂面烧饼用馅心很多,只有薄薄一层面皮。从外面几乎可以看见馅心的模样。人家包的都是菜肉馅,大姨子包的馅心有全肉馅,韭菜鸡蛋馅,霉干菜馅,萝卜丝馅。薄薄的饼放在铁锅里慢慢煎,慢慢烤,煎烤出两面金黄。刚出锅时焦香薄脆。炕的时候满屋是香,吃进嘴里,满嘴是香。难怪东乡人怀念烂面烧饼的文章层出不穷。我家,每年,准时都有烂面烧饼吃,一时吃不了,用食品袋套起来,搁进冰箱,可以慢慢吃。

大姨子继续为我家做烂面饼子。大姨子已经七十五六岁了。

东乡的烂面饼北乡的团,故乡风俗故乡情。不是东西有多好,出了此乡吃不成!这也是不见经传的镇江地方特色传统食品呢。

忆汪秋逸老师

文/施直东

1955年秋,我从初级师范毕业后,来到镇江师范学校学习。

其时,江苏省立镇江师范学校在正东路一号。学校的任务是,培养全面发展的合格的小学教师。学校的师资队伍,可谓人才荟萃。这其中,就有我们的音乐教师汪秋逸先生。

汪老师当时四十多岁,中等身材,略显清瘦,轻言慢语,文质彬彬,戴一副近视眼镜,显示着一种高雅的文人气质。

镇江师范的音乐教室,在寿邱山南麓、西操场北侧那三间略显简陋的平房里。教室里一块黑板,一架钢琴。汪老师就在这里给我们上课。

音乐课的教学内容很丰富。所以同学们对音乐课都很有兴趣。汪老师教我们乐理,识谱(简谱、五线谱),弹琴和唱歌。每天课余时间,西操场南面的一排风琴室里,不断传出同学们练琴的悠扬风琴声。同学们个个会唱的《毕业歌》《五月的鲜花》《黄河颂》《延安颂》《太行山上》《南泥湾》《我们都是神枪手》《咱们工人有力量》和《伏尔加船夫曲》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等歌曲,都是汪老师传授给我们的。

汪老师是苏北人,对苏北的民歌、小调很熟悉。他教我们唱过的高邮民歌《数鸭蛋》,“高邮鸭子肥又大,称称(那个)足有七八斤”;苏北民歌《拔根芦柴花》,“叫我来我就来呀,拔根芦柴花花”;扬州小调《杨柳青》,“早晨下地露啊水多啊啍啍伊啍咳”,至今都还记忆犹新。他也教唱过郑板桥《道情》:“老渔翁,一钓竿。靠山崖,傍水湾……”在教唱时,汪老师的神情,完全陶醉在这充满诗情画意的境界之中,让我们学生也全都被感染、被陶醉了。

1956年,汪老师被选为镇江师范选区的人民代表。记得他当选后的表态发言,不仅充满激情,而且极具文采,令我十分惊叹。后来才知道,原来汪老师的父亲文化底蕴深厚,曾是家庭塾师。汪老师的文学功底,当是与他的家学渊源分不开的。

汪老师1907年出生在扬州。1931年,在南京中央大学教育学院艺术科学习音乐和美术。毕业后,在河南郑州一个中学任音乐教师。从1933年起,汪老师一边教学,一边进行音乐创作。1937年抗战爆发后,他流亡到贵州,先后在毕节、遵义等地,任师范学校音乐教师。抗战期间,汪老师在颠沛流离中,以强烈的爱国热情,创作了许多爱国歌曲。他的音乐作品,风格秀丽,贯穿着浓厚的爱国主义情思。他的代表作《淡淡江南月》,在抗战歌曲中别具一格,风靡一时,被誉为“开抗战抒情歌曲风气的先河”。不久,又创作了《烟雨漫江南》和《夜夜梦江南》,构成“江南三曲”,表达了强烈的思乡、爱国、恨敌的心声。当时汪老师创作的抗战歌曲影响很大,流传甚广。之后,汪老师又先后在四川重庆,江苏南京、镇江等地从事音乐教学工作。

新中国成立后,镇江师范的夏佩白校长,慧眼识珠,选贤任能,聘任了诸如蒋逸雪,吴调公,王骥,曹培良,汪绍庭,杨致平,吴卓修,朱恒如等各学科有专攻的专家学者,以及美术家张介侯,地理学家江武子等先生来校任教。汪老师来到镇江师范,我想,应该也是夏校长聘请来的。

汪老师在镇江工作期间,曾是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,担任过江苏省音协理事,镇江市文联副主席,镇江市音协主席等多项职务。

1972年汪老师退休后,从镇江移居南京。1994年,汪老师以八十八岁高龄在南京逝世。

汪老师与镇江文史学者王骥老师祖籍都是扬州,在镇江师范,彼此又结为挚友。退休之后,两位老师仍经常往来。在王骥老师的诗词选集《存实吟草》中,《汪秋逸枉顾慰疾,书谢一律》,有“扣户忽欣佳客至,开门不觉倒裳迎”句,表达了两位老友真挚的情谊。汪老师逝世后,王骥老师的《唁音乐家汪秋逸先生》中,“淡淡江南月,昂昂志士情”的诗句,赞颂了汪老师一生的爱国情怀。接着,又吟《哭老友汪秋逸》七绝一首:“同客江南结素心,寿邱山上老知音。如何十载睽违久,弦断嵇琴不再闻。”对汪老师的逝世表示沉痛的哀悼。

汪秋逸先生,历任从小学到大学的音乐教师,并且创作了一百余首音乐作品。他将自己的一生,献给了音乐教育和音乐创作事业,堪称人民教师的楷模,紧扣时代脉搏的优秀作曲家。

汪秋逸老师,二十多年中,竭尽心力,为镇江培育人才所作出的贡献,将永远铭记在我们的心中。



资料图